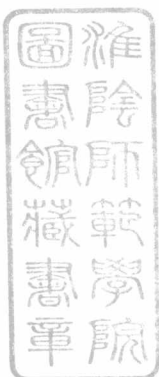


拉萨河畔

张祖文 著

作家出版社

1484992



拉萨

张祖文 著



河畔

作家出版社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148499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拉萨河畔/张祖文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5

ISBN 978 - 7 - 5063 - 6390 - 7

I. ①拉…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0043 号

拉萨河畔

作 者: 张祖文

责任编辑: 安 然 翟婧婧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90 千

印张: 17.5

版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390 - 7

定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献给那些用生命守护这片高天厚土的人！
献给那些以西藏作为自己灵魂归宿的人！

拉萨河的平静，是刻在水面上的。那水，很蓝，像镜子，几无波澜，与天空的颜色融为一体，映衬着河边静谧秀美的山山水水，和那些陆陆续续来到这里的身份各异的人们。

一辆满身尘土的大巴车，顺着拉萨河岸边一条土黄的公路一直往前赶。车中乘客不多，却服饰各异，有的穿着五颜六色的藏装，有的仅是普通衣服，但大都神情疲惫，沉默寡言，唯有一外表朴实、长相忠厚的中年男子，却始终面露兴奋之色，手拿相机，对着车窗外的拉萨河美景拍个不停——他就是陈洛。

大巴车开到一座小城后停了下来，陈洛恋恋不舍地收好相机，提起包裹下了车。

“先生，要虫草吗？”陈洛刚走下公共汽车，一位满脸长着乱糟糟胡须、身材高大的藏族黑汉子就站在了他的面前。这位汉子穿着一套色彩丰富的藏装，但色泽灰暗，明显有点破旧，整个人刚一站在陈洛的面前，一股浓烈的酥油味道就立刻飘到了陈洛鼻中。陈洛皱了皱眉——说实话，他有点不适应酥油的那种味道——不过从第一天接触到酥油，那味道仿佛就已经一直跟着他了，怎么都挥之不去。

陈洛第一次接触到酥油，是父亲的一个朋友从西藏给父亲寄过去的。父亲虽然离开西藏了，但始终对西藏有一种无法忘怀的情结，所以，刚回内地不久，他就不断打电话叫西藏的朋友和同事给他寄一些西藏的东西。父亲第一次收到寄来的包裹时，陈洛才七岁。他看到父亲小心翼翼地从邮递员手里接过那厚厚的包裹，又轻轻地擦去包裹上沾染的灰尘，再用小刀轻轻沿包裹的边缘划开，生怕一不小心就损坏了里面的物件似的。

陈洛那时还认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结果包裹一开，一股陈洛从来没闻过的奇怪味道立刻飘进了他的鼻腔。陈洛用一只手捂住了鼻子，另一只手指着包裹问：“这是什么啊，味道这么怪？”

父亲回过头看了看他，满脸带笑地说：“什么怪啊，这是酥油，你很

小很小的时候闻过的，忘了？”父亲脸上的笑意完全不是装出来的，完全是他对这种味道已经期待了许久的样子。而陈洛却侧过头，离开了父亲身边的包裹，远远站在一边。父亲含笑看着他，摇摇头，似乎陈洛的行为有点不可理解。自此之后，陈洛对酥油的味道就有了一点儿不适应。

现在，一个全身充满酥油味道的汉子站在了陈洛的面前，陈洛的鼻腔深处自然就有了一种反应。但他强忍着，出于礼貌，向汉子摇了摇头。汉子似乎没注意到陈洛的反应，他急忙冲上前，好像怕陈洛马上就从自己的眼前消失了一样。他一只手拉着陈洛的一只胳膊，一只手托着一块手帕，手帕上躺着几条如风干了的蚕样的东西。他对陈洛说道：“这东西……很棒，很好，是我们……最好的……你……看看？”

汉子的汉语明显不流利，似乎想说他手中的虫草有多好，但却因表达的欠缺而语无伦次，但写在他脸上的执著，却表明了他一定要把自己的虫草推荐给身边这位看似能买得起的人。因此陈洛还没有搭话，他又急切地说，“它们……它们……可以补……补……”说到这里，他似乎说不上来，只好放开了拉着陈洛的那只手，用手指指了指自己的腰的一侧，继续断断续续地说，“吃了，它们……它们……会很厉害！”

陈洛看汉子结结巴巴的样子，忍不住笑了。他明白汉子的意思，也指了指自己的腰，说：“补肾，是不是？”

汉子恍然大悟，竖起拇指说：“对，对，就是补肾！吃了它，肾……会好厉害好厉害！”

陈洛看了看汉子，觉得如果不买，真有点打击了汉子的热情，但他知道虫草很贵，担心自己买不起，就问：“那多少钱？”

汉子似乎看到了一丝曙光，情绪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说：“一根……”他指了指手帕，“一根十五！”

“这么贵？”陈洛看了看汉子手中那些蠕虫样的东西，“能不能便宜点儿？”

“这……这是最低……最低的了……最好的呢。”汉子竭力向陈洛推荐着，都有点面红耳赤了。

汉子的窘态，让陈洛觉得不买都会有点不忍心。他掏出一百块，说：“买这么多，可以吧？”

“行，行！”汉子很兴奋，仿佛终于做成了一桩大生意。他将手帕摊开，从里面拿出一根虫草，放在陈洛手中，说道，“十五。”陈洛有点惊奇，但他还没有反应过来，汉子又拿了一根，放在陈洛手中，说，“又是一个十五，三十。”陈洛对汉子的这种方法有点意外，也就摊着手，任由汉子往自己的手中放着虫草，直到汉子放了第六根，说，“第六个十五，

九十。”然后，他才从陈洛的另一只手里拿过了那一百元，之后从兜里掏了一张十元的，说，“就这样了。”

陈洛觉得汉子真的是很可爱。他看着汉子由于兴奋而紧张得发红的脸——汉子的脸本来很黑，现在却黑里带红，泛着光，好像手里那张一百元的钞票就是他全部的世界。陈洛看汉子这么激动，脱口说道：“你这虫草不是假的吧？”

陈洛之所以这么问，完全是无心的。这些年来，假冒伪劣的东西充斥大街小巷，这种到处开花的架势让任何生活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人都自然地对卖东西的人充满了敌意与不信任感。陈洛本是出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说了这么一句话，但没想到，汉子一听陈洛这话，马上就急了，在陈洛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一把抓过了陈洛手里的那几根虫草，然后手“啪”的一下将刚才的那一百块钱拍在了陈洛的手中，语气激动地说：“还你……你……”

陈洛被汉子的举动吓住了，他根本没想到自己无意间说的一句话，会引起汉子如此强烈的反应。他想解释解释，那汉子却已经转过身走了，甚至都没有要他补给陈洛的那十元钱。

陈洛怔住了，好久没回过神来。他看了看自己身处的这个陌生的城市，感觉有点恍惚。他手里捏着汉子刚才找给他的十元钱，心里没弄明白怎么一到这里竟然就莫名其妙地有了“收入”。他想叫住汉子，汉子却因为气愤早就走得没了踪影。陈洛只有无奈地苦笑，把那十元钱在自己的手中反复折叠，后来也只能放在了兜里。陈洛就在这种恍惚中开始了自己在这个城市的生活。

这是一个奇特的边城，不大，离拉萨不远，却也不近，有几十公里。人口也就几万，还包括流动人口，与全国其他动不动就百万千万人口规模的城市相比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个城市的奇怪之处，却也并不在其小，而在于它的独特。在这里，每天天还未亮，就能见到一群群衣着各异、面目虔诚之人，围着城中那唯一的高处——那里有一尊白色的佛塔——再顺着城内或大或小、或明或暗的街道，手拿一个在内地城市很少见过的器物，按顺时针方向，沐浴在一缕缕袅袅升起的桑烟之中，一圈一圈地转。那器物，名曰“转经筒”；这仪式，叫“转经”。而这仪式，竟也是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吸引了无数人前来瞻仰这神秘的宗教仪轨，他们希望能借此得以洗涤自己那或阴暗或颓废或绝望或无可寄托的灵魂。这座城市因此在或远或近的范围内名声大噪，特别是近几年，更是达到巅峰，来此膜拜之人，每年超过了本地人不知多少倍。而本地人，也借着这股浪潮，做起了旅游生意。时间久了，旅游竟成了这城市的一大亮点，成

为了当地的一大产业。当地政府对此美其名曰“经济开发”。加上本地独特的虫草资源，百姓也从中受惠，故也全民合力，大力支持此种“开发”行为。但后来，随着开发规模的扩大，外地人口的日益增多，本地人却越来越觉得这好像有点儿不对劲儿。不过究竟有哪些不对劲儿，却又无人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陈洛每天早上起来，也会夹杂在那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手拿转经筒心无旁骛地跟着转上一圈，对此，他似乎并不陌生。本来，他的身上流着藏族和汉族两个民族的血。陈洛的父亲是汉族，母亲是藏族。他还有一个名字，陈次洛，这一名字更有两个民族融合的味道。因为“陈”是汉姓，而“次洛”则是藏名。次洛是藏名“次仁罗布”的简称。时间久了，为了叫得顺口，就成了“次洛”，因为在汉语中，“罗”与“洛”谐音。“次仁罗布”的藏语意思是“长寿宝贝”，可见当初陈洛的父母亲对其的殷切之意何等深厚。不过，后来在陈洛的亲戚和朋友中，更多的人则叫他“次洛”，干脆把“陈”略去了。而“次洛”一名，却成了陈洛在周围藏族和汉族群体中的一个独有称谓了。

每天陪陈洛一起转经的，还有一个女人。女人叫卓玛，很普通的一个藏族女性名字，仙女的意思。卓玛是陈洛到了这座城市之后才认识的，在认识卓玛之前，陈洛还有一个女人，不过那个女人现在远在千里之外。

陈洛的这两个女人，一个是汉族，一个是藏族。卓玛毫无疑问是藏族，汉族女人名字叫欧可，很洋气的一个名字，倒也与她的气质相配。不过，这种陈洛在婚前曾经欣赏的气质，在婚后，却感觉与自己那么格格不入。

陈洛和卓玛的第一次相见，是因为一只狗。

这座小城是一个信仰藏传佛教的城市。因为有信仰，虽然在过往的日子里全城的人都过得清苦，却很开心。这种开心不仅体现在人的生活起居上，还体现在对周围一切事物的态度上，比如对待狗。陈洛来到小城之前，就听说这里的人对狗特别爱护。来之后，满城到处所见的那些悠闲的狗，更让陈洛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在小城的任何地方，几乎随处可见那些大大小小、花色各异的精灵。它们似乎完全不担心生存，因为家家户户对狗都特别好，特别宽容。小城有一个习俗，大家平常都很少关门，这也就给了那些在街上闲逛的狗们以机会。若发现有的人家刚买了牛肉，它们就会趁主人不注意之时，循着肉味，悄悄进来，之后一口叼着肉，也不出去，就在主人家开始饕餮盛典，大快朵颐。主人如果有幸看见了，也会上前从狗嘴中抢过剩下的肉。如果不幸那肉已经所剩无几，主人最多也只是站在一边，无奈地看着狗们摇头微笑。而狗们，则在吃完之后，再望着主

人，“汪汪”叫上几声，好像是心满意足，又好像是感谢。总之，它们吃完之后，一般都会旁若无人又走到大街上，随便找一个地方躺下，悠闲地晒着太阳。

小城的另一特色，就是阳光充足。而这充足的阳光，又为狗们提供了另一种舒服的生活空间。人对狗的态度，也让狗们感受到了一种优待，而大自然对狗，同样也不吝啬，不仅给狗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宽敞的住地，还把充足的阳光同样赐予了它们。由此，狗们在小城的生活状态，竟可以用“惬意”二字形容了。陈洛几乎也是刚到这里，就深刻体会到了它们的这种养尊处优。

陈洛来小城，是以援藏干部的身份来的。来之前的一天，陈洛正在单位的办公室烦躁不安，这时秘书小王进来说：“陈局长，刚收到上面的一个文件，您先看看，看决定派谁去？”

陈洛已经当了好几年的单位小领导了，他听小王的话当即怔了一下：“派？什么意思？”他伸手拿过小王手中的文件夹。

“这是今年我们系统的援藏计划，文件里面说，要我们单位选派一个同志。”小王说。

“哦，”陈洛大略看了一下文件标题，他眼前一亮，“你先把文件放在这里吧，我看看再说。”

“文件上可说的是这两天就要报名单哟，陈局长。”小王在出门前提醒陈洛。

“好，我会安排的。”陈洛摆摆手，“出去时把门带上。”

秘书走后，陈洛陷入了沉思之中。自从当上这个小领导，他已经好几年没再擢升。虽然他本人并不在意，相反，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在目前这个位置上还相当怡然自得。只是最近，他才感觉到了一丝烦躁。而这烦躁，让他突然有了一种想换个地方的想法。

第二天，陈洛把一份名单交给了小王。小王接过一看，眼睛一下子大了。他看着名单，语气都急促了：“局长，您……您……”

“怎么了？”陈洛看了看小王说，“就按这个名单报吧。”

“可您亲自去，这名单报上去领导不批怎么办？要知道，您一走了，局里的工作还怎么开展？”小王终于回过了神来，小心翼翼地问。

“走了我，也还会有别的同志啊！”陈洛摇了摇头，“况且，我也是符合文件上要求的条件的，领导怎么会不批呢？没事，你就把这名单报上去吧。”

事情出奇的顺利，没两天，上面同意的批复就下来了。陈洛的上级单位还在批复上特意写了一句话：像陈洛这样的事，我们以后应大力支持。

陈洛知道领导的用意，虽然他是单位在职的一把手，走后单位有些工作可能一时会不适应，但他去了，同时也说明了本系统对援藏工作的高度重视。

陈洛在领导批复下来后，才把自己要援藏的事跟家人说了。除了父亲，家里所有的人都很惊讶，特别是欧可，更是足足看了他十分钟，一言不发。十分钟过后，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而且一哭就是江河肆虐，一发不可收拾。陈洛隐约明白，欧可的伤心，似乎并不是因为他要出远门，而是因为自己当着家人说这事之前，没和她商量就决定了，让她觉得很没有面子。但以两人平时的关系，陈洛原本认为自己和她商不商量都是一样的，他根本没想到欧可这次的反应居然会这么大。

欧可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她哽咽着问了一句，而且只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走？”

陈洛淡淡地也只回了一句：“后天。”

而陈洛的父亲陈援藏，一听到陈洛说要去援藏，丝毫没隐藏他对儿子的支持。陈洛明白父亲的心思，一个连名字都叫“援藏”的人，又怎么会不支持自己儿子的援藏行为呢？陈洛的父亲是进藏的第二代，陈洛的爷爷陈健，才是他们家族进藏的第一代。爷爷是随着十八军进藏的，因为自己是援藏人员，而且那时有那种把自己的事业或者说是希望寄托在下一辈的潮流，就像有很多志愿军战士，都把自己孩子的名字取名叫“援朝”一样，后来，爷爷就把陈洛父亲的名字叫了“援藏”。不过爷爷在西藏待的时间不久，刚和平解放西藏不久，他就在一次事故中牺牲。那时陈洛的父亲陈援藏还很小，他就在内地慢慢长大。等他长大后，高中毕业正要考大学，有一个文件呼吁年轻人到边疆去奉献自己。因为陈援藏的母亲是在西藏怀了自己的，也因了自己“援藏”的这个名字，他当时就义无反顾地报了名，进了藏。没想到，这一待就是几十年，还在当地娶妻生子，直到退休，才回到了内地老家。

陈洛的父母一直在高原工作，而陈洛则跟着自己的一个姑姑在内地生活，自从一岁多那次到了高原后，就几乎再没去过。虽然父母每年都会回来看他，但陈洛对小时曾经到过的那个地方，却一直都有种挥之不去的印象。因此，陈洛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回高原看看。没想到机会还真来了，所以，他当即就报了名。现在陈洛看着父亲微笑地看着自己，当然也明白父亲心中的想法。

陈援藏在陈洛出发前，专门到门前泥地里用小刀挖了一小块泥，放在一个小小的布袋里，递给陈洛，说：“去那边之后，记得每天用水冲一点，喝下，这可以治水土不服。”陈洛接过，小心地放在行囊里。欧可在

内地一个医院当护士，工作很忙，也没时间送他，但在陈洛从家里出发去机场时，她还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声“保重”。陈洛从欧可的面无表情，突然明显感觉到了两人之间的鸿沟已经无法逾越。说真的，虽然两人关系一直都不怎么样，但此时的他，也的确希望看到毕竟现在还是自己老婆的那个女人能泪眼婆娑地看着自己踏上西去的行程。

陈洛就这样到了西藏，到了这个阳光普照、狗们悠闲的小城。

陈洛刚到的时候，除了工作，无其他事可做，毕竟他对这里不熟。于是，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搬一个凳子，摆在单位的门口，整天地晒太阳。陈洛觉得晒太阳真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暖暖的阳光静静地照在身上，似乎有人在轻轻地爱抚着自己。当然，与陈洛一起晒太阳的，还有自己面前那一群群悠闲的狗们。

陈洛就在一片片耀眼的阳光中，看到一个特别优雅的身姿走进了他的视线。那是一只白色长毛犬，阳光照在它的身上，似乎给它的全身都罩上了一层金色的光圈。陈洛一眼看到它，就觉得这是上天的一个神奇造化。那长毛犬就那么沐浴在阳光下，从陈洛的眼前，慢慢地走过。陈洛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长毛犬见他站起，就停下，转过头，看着陈洛。陈洛知道它不是怕他——小城的狗，就没有怕人的传统——陈洛觉得这狗似乎也对它很有兴趣。白色长毛犬看了陈洛一眼之后，又扭过头，向原来的方向走去。它的步伐很慢，像一位美丽的女士，款款而行，步履优雅。陈洛不由自主地跟在了它的身后，他似乎有点控制不了自己。白色长毛犬也不在意，好像它经过了很多这样的“架势”，已经不以为意了。

陈洛有一点儿奇怪，因为他一直都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十分爱狗的人，对于狗，他不讨厌，但从来也没有多喜欢。但对这条狗，陈洛却不由自主地从心中缓缓升起了一份喜爱。陈洛就在这样一种奇怪的状态中往前走，跟在白色长毛犬身后。

走了不久，陈洛看到自己身边出现了几个人。

这几个人都穿着民工服饰，一看就是从内地来这里的打工人员。其中一个，人很高，却很瘦，整个脸看起来，仿佛是一把扁长的勺子，整个脸颊深陷了进去，正中间的鼻子与双颊之间，似乎完全是隔了一道沟壑——如果平躺下来，都可以在那沟壑里盛上水了，而且肯定不止一勺。他的整个动作，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失调。这应该是因为他虽然高，却那么瘦，一走动，就给人一种保持不了平衡，似乎要偏向某一边的感觉。但正当你觉得他有可能倒下时，他却又将身体晃向了另一边。就这样，好像一个钟摆一样。陈洛觉得这个“瘦长脸”真是很特别，几乎让他过目不忘。而“瘦长脸”却对陈洛的注意毫不在意，只是急急地往前赶着。他身边还跟

着其他几个人，不过那些人却都没有他长得那么引人注目，都是很普通的样子。陈洛觉得自己有点儿好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着这样的一个男人感兴趣。说真的，陈洛甚至有跟“瘦长脸”说话的冲动。因为他一看到“瘦长脸”，就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充满了故事的人。而那些故事，则无形之间吸引着陈洛。虽然故事本身也是无形的，根本就是陈洛的臆想。

“瘦长脸”带着身边的几个人，顺着前面的街道走。这座城市不大，好多路还是土路，几个人那么急急地走着，把脚下的黄土也激起了一些，弥漫在空气之中。陈洛有意无意感觉那些灰尘有部分飘进了自己的鼻腔，那灰尘一钻进去，立马刺激了陈洛，他猛地打了一个喷嚏。喷嚏声音很大，一股气流由内到外，急速地奔涌而出，让他一下子备感舒服。陈洛用手捏了捏鼻子，摇了摇头，却见那奇怪的人，已经和身边的人转进了一个小胡同。陈洛看着胡同口，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跟着去。毕竟，自己一个男人，跟在另一群男人身后，又没什么目的，似乎有点儿说不过去。陈洛犹豫的当口，却听到胡同里面发出了几声沉闷的叫声。凭直觉，他觉得似乎是狗叫。

陈洛一下子想起了自己刚才看到的那只白色长毛犬。刚才只注意那长相奇特之人了，居然忘了自己之前是因为被那白色长毛犬吸引，才跟着来的！陈洛无端地觉得那叫声，就是白色长毛犬发出来的！他快步走近胡同口，然后转身进了胡同，一眼看到，刚才那几个人，正围成了一个圈，手里分别拿着棍棒一类的东西，向圈里面挥舞着！而他们围着的那个圈的正中间，一只白色的狗，正在惊慌地四下碰撞，好像想拼尽全力突围。但几个人围成的圈却很紧凑，几乎没有空隙。而这只白色的狗，陈洛一看就知道，正是自己刚才跟着的那只白色长毛犬。

陈洛看到“瘦长脸”手里也正举着一根粗粗的棍子，向白色长毛犬打去。白色长毛犬在人群之中，尽量地闪腾挪动，但无奈包围圈越缩越小，身上也连续受了好几下棍棒的打击，不断地发出凄厉的惨叫。一人对另一人还说：“干吗啊你，要打就打头！”但可能这几人都还是不太熟练，所以，怎么都没击中白色长毛犬的要害。

陈洛看不下去了，他一看到“瘦长脸”几个人在围攻白色长毛犬时，心里就立即起了火。他冲上前，一把抓住“瘦长脸”，大声斥责：“干什么？谋杀啊！”

“瘦长脸”本来正在兴奋地挥舞着手中的棍子，突然被陈洛一拉，手中的棍子一下没拿稳，“啪”的一声落在了地上。他一怔，转过身，看到陈洛，脸上肌肉立即拧了起来，让他的脸看起来更窄：“你是谁啊？关你什么事！”

陈洛毫不示弱：“你们这样一伙人围攻一条狗，有意思吗？”

“什么有意思没意思！反正就不关你的事！闪开！”“瘦长脸”很生气，他弯腰捡起了棍子，对其他几个也因陈洛出现而愣住了的人说，“别管这人，我们继续！”说完，他的手臂一甩，就把陈洛的手甩开了，然后，又举起了手中的棍子。陈洛一个趔趄，身子一下没站稳，摔倒在了地上。

正在陈洛倒在地上还没来得及爬起来的时候，一个藏族女子出现了。女子穿着一件白色的藏装，就那么如一朵白云，飘了出来，身形几乎就像神话故事里的仙子。她冲进了“瘦长脸”带领的人群，然后，在“瘦长脸”等人还没来得及反应的同时，一把抱住了白色长毛犬！所有的人都怔住了，但围攻的人中，有一人的棍子还是控制不住，打了下去。只听得“啪”的一声，棍子打在了女子的身上！

陈洛眼睁睁地看到，女子的后背被棍子重重地击中。然后，女子就抱着白色长毛犬，仰面跌倒在了地上。倒下去的时候，她的嘴里发出了一声闷哼，而即使在倒地之后，她也没有放开手里抱着的白色长毛犬。白色长毛犬可能也因为太过惊恐，所以，也不管女子怎么样了，还是拼命往她的怀里钻！

“瘦长脸”的脸色一下子白了，全身瑟瑟发抖，他看着倒在自己面前的女子，惊恐万分，甚至比刚才被他们围攻的白色长毛犬还惊恐，说：“这……这怎么……”

“还怎么！”陈洛走上前说，“快点送医院，难道你还真想弄出人命啊！”

“瘦长脸”这才反应过来，他连忙扔掉手中的棍子，弯下腰，抱起女子。白色长毛犬因为缩在女子怀里，当“瘦长脸”抱起女子时，一个没靠稳，“哧溜”一声掉在了地上。一掉在地上，它就如一摊烂泥，怎么也站不起来。陈洛知道它是吓坏了，连忙上前，抱起它，然后对抱着女子却仍然不知所措的“瘦长脸”说：“还愣着干什么啊，快跟我走！”

一行人跟着陈洛，急匆匆地赶到了城里唯一的一家医院。这家医院虽很小，倒还有一间急诊室。陈洛他们一进院，就把女子送进了急诊室。医生上前，问怎么了，陈洛大概说了一下，说女子是被棍棒击中打晕了。医生也急了，连忙将女子送了进去拍片。陈洛和“瘦长脸”几个人等在外面。“瘦长脸”情绪已经完全失控，他不停地在拍片室外来回走动，双手使劲地搓着，嘴里不停地向着手心吹气，瘦长的脸也仿佛完全变了形，眼睛只是盯着拍片室。

良久，拍片的人出来，拿出了片子。“瘦长脸”急忙上前，问：“怎

么了，大夫，她怎么了，没事吧？”

拍片的人回答道：“我只负责拍片，有没有事还要医生看了再说。”

另一个人把女子推了出来。医生过来，看看片子，说：“看来她不是因为受伤才晕倒的。”“瘦长脸”一听，马上就放松了下来。可能是因为刚才太紧张，突然之间听了医生的话，他的全身似乎都没了力量，身子一歪，差点儿摔倒。幸好陈洛在身边，一把扶住了他。其他几个人脸上也都露出了欣喜的表情。

过了一会儿，医生走过来说：“她醒了。”陈洛连忙和“瘦长脸”等一千人到了女子的病床前。女子躺在床上，似乎很虚弱，眼神也很恍惚，但一见了陈洛，眼光却立马亮了起来。她用力支撑着自己的身体，好像是想坐起来，旁边的护士连忙伸手将她扶起。一坐起，女子的手就伸向陈洛怀里还一直抱着的白色长毛犬。陈洛知道她见到自己眼睛亮是因为自己怀里抱着的那只狗。陈洛连忙将白色长毛犬递给她。幸好长毛犬不大，也不重，女子一下子就将它抱稳了。白色长毛犬一到了女子的怀里，就伸出舌头，在女子的脸上不停地舔着。女子也紧紧地抱着它，充满柔情地在白色长毛犬的身上亲吻着，似乎分别了好久。

陈洛走上前，问护士：“她怎么样了？”

“没事，只是惊吓过度晕倒了，检查完后，她身上没发现任何伤痕。”护士很娇小，声音也很甜美。

“过度惊吓？”陈洛回头看着“瘦长脸”，“瘦长脸”一千人都尴尬地站在一边。不过，他们听了护士的话后，心里的石头更是落了下来。

“但我们怀疑这位女士还有其他的病。”护士悄悄将陈洛拉到一边，说，“是你们带她过来的，医生让我问问，你们知道她以前有什么病史没有？”

“病史？”陈洛怔了一下，“可我们也不认识她啊！”

“你们也不认识？”护士睁大了她那双漂亮的眼皮眼睛。

“是啊，我们不认识她的。”陈洛说。

“那，你们怎么把她送到这里来了呢？”护士问。

“唉，一言难尽，还不是因为她怀里现在抱着的那只白色长毛犬。”陈洛简单地把刚才的经历跟双眼皮护士说了一下。

双眼皮护士听了，有点儿生气。“瘦长脸”一直在看着陈洛和双眼皮护士，他可能担心陈洛跟医院说什么不好听的话。他想听陈洛他们说的话，却因为隔了一些距离听不清，就主动向这边靠拢过来。双眼皮护士看到他，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指着“瘦长脸”说：“你这个人，怎么能杀狗呢？！”双眼皮护士的眼睛本来很好看，但可能是气着了，眼睛向外翻，

看起来有点吓人。

“瘦长脸”尴尬地站在那里，说：“我们也没想到会弄成这样啊。她也是突然之间蹿出来的，我们也是无意的。”

“无意？无意还把人弄成了这样？”双眼皮护士的声调已经变成呵斥了。

“是无意的啊！”“瘦长脸”讨好地对双眼皮护士说，“你看，她现在反正也没什么事，我们是不是就能走了？”

“走？人家都还没有出院，事情是你们惹出来的，你们还想走？”双眼皮护士继续呵斥道，“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本地人心中的狗是什么样的？你们认为狗的命很贱吗？它和我们人一样，都是有自己的生命的！”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们错了。”“瘦长脸”被声调越来越高的双眼皮护士吓住了，连忙向她鞠躬，说，“你不要生气了，我们也是才来西藏没多久，不知道这里的风俗啊。”

“不知道就可以乱杀了吗？”双眼皮护士的情绪明显已经很激昂了。奇怪的是，整个医院的人，包括医生，对双眼皮护士的大吵大闹都不闻不问，很多人还对“瘦长脸”他们投以不屑的眼神。陈洛感觉自己的身上也被这种不屑的眼神盯了好几次。

陈洛一看形势不对，若再这样吵下去，会没法收场的。他连忙上前，对双眼皮护士说：“小姐，不好意思，我们还是先看看病人，问问她以往有什么病史，怎么样？”

陈洛本是好意，想息事宁人，而且那女子毕竟也还躺在病床上，只有先把她的事处理好了，剩下的事才好办。但陈洛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话刚出口，双眼皮护士却更是暴怒了起来，她柳眉倒竖，竟然指着陈洛的鼻子，问：“你说什么？你叫谁是小姐？”

陈洛真的是怔住了。他反复想了一下，刚才自己没什么错啊，而且叫年轻姑娘为“小姐”，也是尊重之意嘛，可……可这姑娘的反应怎么会这么大呢？他不明所以地看着双眼皮护士，说：“我没说错什么话啊。”

这时，另外一个男医生走了过来，他明显听到了刚才双眼皮护士与陈洛的对话。在双眼皮护士与“瘦长脸”吵架的时候，已经有好多医院的工作人员聚了过来。大家不说什么，只是冷眼旁观，但脸上都透露出了一种似乎还觉得双眼皮很有理的神情。那男医生走到陈洛的面前，说：“你就不要说话了吧。”陈洛一点意识都没有就点了点头。因为他觉得双眼皮护士好像真的非常生气了，肯定是不能再激她，因此，男医生叫自己不说活那就不说好了。

双眼皮护士见陈洛不再出声，也就气鼓鼓地转身，向躺在病床上的女

人走去。

陈洛怔在那里，好半天都没回过神来。他的确是不明白自己刚才哪里出问题了，居然会惹得双眼皮护士如此生气。

男医生走过来，站在陈洛身边，似笑非笑地说：“刚来这里的吧？”

“是啊，才来几天。”陈洛说。

“那就难怪了。”男医生笑了。

“难怪……”陈洛不解地看着男医生。这男医生长得很黑，身材并不高大，但看起来却很和善。

“不了解这里的风俗啊！”男医生说。

“什么风俗？”陈洛更不解了。因为他觉得自己根本就没说什么，更没做什么啊，怎么会惹得双眼皮护士如此大发雷霆呢？

“我们这个地方，有两样东西是最忌讳的，一是不能杀狗，更不能吃狗肉；另一个就是绝对不能叫女的为‘小姐’。”男医生俯过身，将嘴贴在陈洛的耳朵边，悄声说，“可没想到你们两样都犯了。”

“不能？”陈洛惊住了，“杀狗我绝对没做，可称呼一个姑娘为‘小姐’，这只是一般的礼貌用语啊……”

陈洛还没有说完，男医生就又说话了：“什么礼貌用语啊，这在别处是，在我们这里就不是！”

“可是……为什么呢？”陈洛还是一头雾水。

“这个你以后慢慢就会知道了。”男医生微微一笑，转身走向一个病房，走了两步，又转过身，说，“以后你叫女同志，就叫美女或者直呼名字吧。”之后就走了。

陈洛摇了摇头，感觉这风俗倒真是很奇怪。

陈洛看了看医院里面的形势，觉得那女子反正没什么事了，不如自己就走了吧。他转身想离开医院。

陈洛刚转身，就被“瘦长脸”一把抓住了。“瘦长脸”可怜兮兮地说：“兄弟，你还是等一会儿再走，怎么样？你走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啊。”

“可是，这事从头到尾都与我没什么关系。”陈洛说。

正说到这里，病床上的女子抱着白色长毛犬下了床，走了过来。

“你怎么了？不躺着吗？”“瘦长脸”看到女子下了床，有点慌，似乎是害怕女子再出什么问题。女子睨眼看了“瘦长脸”一眼，完全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一言不发。倒是刚才的双眼皮护士走了上来，不耐烦地说：“人家说没什么事了，要回家了。”

“那……那我们？”“瘦长脸”看着女子和双眼皮护士，有些语无伦

次，可能是没想到女子会这么容易放过自己。

“你们也走吧，卓玛啦说，她不想看到你们。”双眼皮护士冷眼看着“瘦长脸”，语气冷冷地说。

“瘦长脸”又看了看女子，证实她似乎的确没有找自己麻烦的意思，于是就转身和同伙们走出了医院。而那位女子，则从另一个方向走了。

女子走后，陈洛问还在一旁的双眼皮护士：“护士，不知道你刚才问那女子没有，她究竟是怎么回事？”陈洛听了男医生的话，再不敢叫她“小姐”了。

“没什么事，你也可以走了，反正现在与你也没什么关系了。”双眼皮护士说。

陈洛明显感到双眼皮护士还对自己有意见，也不多说，只是他转过身想走时，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他连忙问：“啊，你刚才叫那女的卓玛啦？这是不是她的名字？”

双眼皮护士本来正在弯腰收拾一些医疗器具，一听陈洛这么问，马上直起了腰，满脸气愤地说道：“怎么，惹了事还不够，还想打人家的主意？”

陈洛一下子被双眼皮护士问得有点哑口无言。他看着双眼皮护士，小心翼翼地：“你看，不过就是了解一下嘛，怎么想到那里去了呢？”

双眼皮护士也毫不给面子：“如果只了解一下，这了解已经够深的了，你走吧。”

陈洛只好尴尬地走出了医院。